

1719/24

塘沽文史资料辑

(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塘沽区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一月

目 录

塘沽南北交通变迁	于耀明	(1)
塘沽“劳工协会”暴动始末	李英麟	(6)
签订《塘沽协定》的前前后后	向心堂	(14)
签订《塘沽协定》的历史背景		(29)
帝俄在塘沽的暴行	闻 超	(39)
塘沽灶户的演变		(40)
洋所长封圪	陈甦民	(44)
大沽口	张东甲	(46)
大沽船坞	董振修 张振武	(49)
大沽驳船公司		(56)
大沽渔业小史	张高峰	(61)
北塘史稿	于 辉	(68)
沿革		(68)
渔业		(69)
教育		(76)
古迹		(82)
历史事件		(84)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来塘沽		(99)
碱坛故人印象记	陈景常	(101)
毕生献身于科研事业的孙学悟博士	王 真	(111)
我和“黄海”	方 成	(115)
黎元洪事略	黎绍芬	(119)

誉满中外的北塘和尚——倓虚法师·····	陈家征 (130)
一九四六年倓虚法师来北塘讲经侧记·····	刘开成 (132)
曹锟延庆楼被囚点滴·····	张绍程 (133)
曹锟被囚延庆楼侧记·····	求是 (136)
曹锟在保定被炸真相·····	张钜如 (141)
曹锟盗印东三省银行假钞案侧闻·····	孙树勋 (142)
曹锟二三事·····	陈洪如 (146)
大沽码头的八大金刚·····	孟庆华 (147)

塘沽南北交通变迁

于耀明

塘沽位于海河尾间，有京山线从北穿越。京山线铁路和海河象一付夹板，把塘沽框于其中。造成了东西长，南北短的地带。严重影响着铁路以北、海河以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行人往来。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塘沽欲向南北发展，必须首先解决交通问题。

一、建国初期南北交通概况

陆路方面。建国初期，由塘沽越京山线铁路去往新河、北塘、汉沽等地，只有通过新河车站（现塘沽站）的平交路口。现在的北邻村平交路口，当时往北只能达到马车社。京山线每天有四十多次客运列车、八十多次货运列车通过，道口封闭频繁。据不完全统计，累积昼夜封闭时间达十二小时以上。

50年代初，区政府对解放路破旧民宅和解放市场进行改造，一些居民陆续迁到京山线以北的西、北邻村。一些工厂，如钉子厂、机床电器厂陆续向北延伸，但生活设施，如粮店、副食店、百货店等未能同步出现，许多人需要到线以南买东西。使人们南北越线往来越加频繁了。就更感到绕新河车站和西、北邻村平交路口十分不便，便从建筑公司西，自辟一条越铁路线小路。接着，红光木器厂、孟家冰窖等处自辟小

路相继出现。此所谓：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越线时须要一站、二看、三通过。即便如此，交通事故，仍屡有发生。

水路方面。海河像一道天然屏障，将塘沽与大沽分为南北两地，行人往来和货物运输，除靠荷载量有限的渡船外，别无通路。渡口业因而兴旺起来。据记载，塘沽的渡口行业始于明末清初。相传，清乾隆帝下江南，曾在大沽地区乘船渡河，留下脍炙人口的“龙袍郑”故事。

建国初期，塘沽海河水系有七个渡口，即：三块板、太平街、大梁子、水线、后关、塘沽西。这些渡口均由私人经营。渡船都是木舢板。长不足一丈，用人力摇橹拨水前进，运量不大，每次只能渡十几人。码头系自然河岸，有碎板构成的木趺板延伸河里，翘落露出。人们上下船，既不方便，又不安全。

1954年开始，国家接管，至1956年全部完成。并把原有七处调整为三处。即：三块板、水线、大梁子，把木舢板扩置为十九支。每月渡客量为十八万四千七百人次。

二、南北交通的发展

自80年代以来，塘沽的南北交通有了长足的发展。

修建河北路地道。京山线以北地区的发展，显示出解决跨越铁路线交通的必要性。这样向北可沟通汉沽、宁河各地；向南可沟通北大港、黄骅等地，有着重大战备意义。为此市政府决定在建筑公司西侧修建过线地道即现在的河北路地道。

河北路地道工程，于1968年11月4日正式破土开工。结构为予制钢筋砼大型方涵，采取顶入式施工方法，是塘沽有史以来第一个立交三孔洞体设施。总建筑面积为八百七十四

平方米，国家投资一百二十八万元。

随着地道的建成，一条北接新（河）北（塘）路的河北路出现了。1983年又打通了河北路与大连道的路障段，使大连道与解放路相接，与河北路相交。这时，河北路往南可至海河北岸，形成了一条塘沽南北干道。

近二十年的历史证明，由于河北路及其地道的建成，使塘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加快老区改造的步伐。由于解决跨线交通，方便人们南北往来，缓解老区居民向铁路以北搬迁的矛盾，使老区的改造工作得以按计划实施；

二、促进京山线以北地区蓬勃发展。出现一个今天具有三万人口的新街道——杭州道街。

但由于河北路和地道的通行，也把外境车辆引进塘沽市区，加大区内交通流量，特别是地道口时常堵塞。

修建福建路地道。随着杭州道街居民楼向西北延伸，有越来越多的居民绕行河北路地道进入市区。每日过往地道车辆，仅自行车就超过设计流量的八倍多。高峰时更是拥挤不堪。于是便有人择近路肩扛自行车，横穿福建路北端的十三股铁道进入市区。据不完全统计，每日扛车过线往来的有五、六千人次。最多时达一万人次。火车来往穿梭，险象丛生。为此，区政府决定，投资三百一十万元，修建福建路地道。

地道于1984年10月动工，翌年12月建成使用。是座一孔洞体人行专用地道。总长为二百四十七点五米，宽六米，高三点五米。建成使用后，根除了横过铁路的危险。同时，使河北跨地道交通拥挤状况得到缓解。

渡口行业的发展。沟通海河南北两岸的渡口行业，在60年代开始腾飞。1961年在舢板上安装汽油机，渡运能力成倍

提高，渡河量大幅度增长。到1962年，渡河量月平均达到六十四万八千人次。比建国初期增长了五倍多。

1966年天津渔轮厂为渡口制造了两艘木壳机器船。区政府又调给渡口“海康”号轮和铁壳机器船，使三块板渡口开始冬季破冰渡河。

70年代渡口行业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时，渡口行业出现三艘三百五十客位的渡船。不仅提高了夏冬两季的渡运力，而且使候渡时间由半小时缩短到十分钟。

80年代，渡口码头旧貌换新颜。木桩和碎板码头已被水泥码头所取代。1983年区政府又投资修建一百二十多平方米的码头工作室和候船室，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同时在水线渡口铺设了四百平方米的沥青路面。

修建海门大桥。渡口业的发展，固然对海河南北两岸人民往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但货运车辆往返海河南北，只能绕行海河防潮闸。80年代港口运输、对外贸易、海洋石油和经济开发区的大发展，使货运过河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一座横跨海河南北大桥——海门大桥，应运而生。

海门大桥，于1982年12月20日试打一根钢筋桩，正式动工修建。1985年11月13日建成通车。桥北岸与河北路相连接，桥南与长芦盐场坨地的人渡码头西侧搭岸。全长九百零三点七四米。桥中为开启孔，宽六十四米。提升净空高度三十一米。五千吨级海轮可以畅通无阻，是全国目前最大的直升式开启桥。

海河大桥落成通车，货运车辆由河北路地道穿越京山线，横过海门桥，贯通大河南北。所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据海门大桥管理所统计，昼夜过往车辆达二千多

辆。

塘沽南北交通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标志着塘沽城市建设的进程。

塘沽“劳工协会”暴动始末

李 英 麟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在我国各大城市设立所谓“劳工协会”。这个组织专门负责招“华工”，也就是用各种手段掠夺我国的强壮劳动力，押送日本本土和我国东北各地供其役使和做各种人身试验。

塘沽“劳工协会”设在新港卡子门里的海河边上（日伪时的冷冻厂旧址，今航务一处管钳队址），周围用刺电网围着，电网外有一圈又宽又深的护沟。里高有一排排的木板房，这就是关押劳工的牢房，木板房外围有全付武装的日本军队站岗，每个木板房的门口有两名荷枪实弹的伪军看守。在卡子门的碉堡上架着数挺机枪，枪口对准木板房。每大栋木板房内隔成数间小屋，每间小屋要装百人，一栋大木屋装数百人。小屋里对面两排土炕。为防止劳工逃跑，凡抓来的人一进门就让把鞋脱掉，被赶上土炕蹲看，不许乱动，不许说话，大小便要向站岗的报告，经允许后，由伪军押着去厕所。谁稍有违犯轻者毒打，重者丧命。

这里每天送两次饭，每次每人发给一个干硬的混合面窝头，一勺白水煮的烂菜。这种饭不仅不管饱，而且排不出大便，造成肚子疼便血。更难熬的是不给水喝，不少人饥渴而死。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因难捱干渴的折磨，不顾死活地从木屋爬出来，端着个小碗哀求点水喝，站岗的不但不给，还一顿拳打脚踢，还把碗摔得粉碎……。

因饥渴和严重的霍乱传染，人死得越来越多，起初死几个用人抬出去，后来死得太多了用人抬不过来，就用马车把尸体横七竖八地码起来，一车车往外拉，在距“劳工营”不远的地方（今四号码头至轮驳公司这段地方），挖了几个大坑埋尸体，因埋得太多了，人们把这里叫做“万人坑”。后来这里曾挖出堆堆白骨。在这死亡的地狱里，中国的“劳工”们是不屈服的，不断有人逃跑，但因敌人戒备太严，大多数逃跑者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凡被送到这里的人绝无生还。因此，在这条死亡线上，争夺生存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六月的一个深夜，这里发生了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大暴动。

一九四四年初，我山东省庆云县板打营区青教会干事范自强，被组织派往西张家村开展地下工作。四月间组织决定让他去清河区干校学习。临走时因叛徒出卖，被板打营特务队扑去。当即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审讯，开始敌人摆酒宴企图收买他，这个阴谋被范自强看穿了，他当场揭露敌人，打翻酒席。敌人恼羞成怒，对他用尽各种酷刑，他始终不开口，敌人见从他身上得不到什么，就把他关起来不再审问了。

一天上午，敌人把范自强押出宪兵队大门口，门外打着六、七辆载重汽车，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架着机枪，车厢里有十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押着十来个中国人，被押的人都蹲在车上。范自强上车后刚刚蹲下，挨着他的一个人，以仅能他两人听见的声音问：“你是什么犯”？，范自强心里犯疑，所以他没好气地说：“当兵的！”那人见他犯疑就又说：“我叫刘建民，是冀鲁边区河北南皮二区区长，因两腿受伤被扑。范自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日本兵，还是没表态。那人又说：

“你不要怕，这些日本兵不懂中国话。”没等范自强说话他又说：“我看你不是当兵的，你也是我们的干部。”这时范自强试探地问：“你是南皮二区的？你认识范林清吗？”那人说：“认识，他叫林清，是我们三专署的领导。”原来范林清是范自强的二叔。他又提了一些别的人，说的都很对。他开始相信这是自己人，才告诉他说：“我叫范自强，是庆云县地工。”刘建民说：“我旁边这个小伙子叫王俊峰，是我的警卫员，从现在起我们三个人不要散帮，咱们找机会逃跑！”这个想法和范自强想的完全一致。

刘建民确实是我冀鲁边区河北省南皮县二区区长，共产党员。四四年春在一次抓扑特务的行动中双腿负伤。组织送他到一户农民家，由他的警卫员王俊峰护理他养伤。突然一天夜间，汉奸、特务领着大批日本兵和伪军，包围了村子和刘建民的住房，集中火力向屋里射击，并喊着他的名字让他出来，刘建民为了不让老百姓受害，他挺身而出，并对敌人说：“我刘建民在这，你们不要伤害老百姓。”说着让王俊峰把他背出去。敌人把他放在一头驴上，连同王俊峰一起带走了。敌人把他们带到黑龙村据点，后又转到沧州和王树镇。在这期间敌人对他多次审讯，严刑逼供，把战刀横在他的脖子上，逼他说出组织、部队、粮食、武器都在那里，在敌人的严刑和威胁下，刘建民只说一句：“不知道！”最后敌人让两个日本兵将他的头仰按在桌子上，将一大茶杯白酒强行灌下，呛得他面红耳赤喘不上气来，但他的意志很清醒，还是什么也没说。敌人洩气了……。

这时组织上在黑龙镇和王树镇通过关系两次与他联系，并送来一笔钱，告诉他组织正在设法营救，这些钱让他用于配合营救。这就更坚定了他斗争的决心。但是，还没来得及

营救，敌人又把他们转移了。在转移的卡车上与范自强相遇。

在押送的路上，敌人看守很严，没有逃跑的机会。当天把他们押到盐山警察局。第二天敌人对他们宣判充军日本国服苦役。宣判后又把他们押到沧州大狱。这里戒备更严，根本无法逃脱，他们只好耐心等待时机。

两天后，敌人把这里的一批人，连同他们一起装上了一列闷罐车。上车时老刘偷偷告诉范自强：“上车后我们三个人都靠近车门子坐，为了不把人闷死，车门子总要留点缝，到时候见机跳车。”在车上他们都慢慢挤到车门旁。车上仅有两三个高丽人看守。他们认为这是逃跑的好机会。但经过仔细分析，问题不少，因为要走必须先收拾了这几个看守，老刘脚上有伤行动不便，只有范自强和小王来对付这几个人，其他人又没有组织起来，弄好了他们三个人能走脱，但这会连累大家，经权衡之后，在车上没有行动。车进入天津停留了一下便直接开入塘沽新港“劳工协会”，等船押往日本国。

下车后，他们与一百多劳工被赶入一间木板房里，头两天敌人就忙着给他们检疫，验血，验便……可巧船误期了，借这个机会，他们观察和向周围的人了解了一下情况，他们弄清了这里原来是把中国各地劳工押送到日本国的转运站。了解到这里的阴森恐怖和非人的待遇，了解到先来这里的人已被折磨的大批死在这里，有的还没有停止呼吸就被装进草袋子活埋了，有的虽没有死，已经骨瘦如柴了。这些情况每天都能听到看到。同时还了解到，在他们一起的一百多人中，有一部份是我们的村干部和民兵，一部份是普通老百姓，还有少数所谓犯罪的伪军和地痞。他们虽然情况不同但求生的希望是一致的。

刘建民、范自强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立即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目前的现实是严重的，必须很快逃出去，否则必定死在这里。关于如何逃出去，刘建民同志说：“根据这里的情况，要走不能只是我们三个人，理由是：首先，因为我们都是党的干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丢下自己的同志和老百姓；第二，三个人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小，这里已有血的教训，组织大家一起行动越狱暴动成功的可能性大；第三，组织大家一起行动虽然人员复杂困难多，但大家求生的渴望是一致的。这个思想基础是能够使大家团结一致，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条件。只要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大家一起来暴动，不但本屋的人能走脱，趁乱还能带走其他屋里的人，跟着走的人越多，胜利就越有希望。”对老刘同志的分析他们很赞成。三人认识一致了，又商量了几条办法：首先向大家宣传目前的严重情况，说明不逃只有一死，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大家联合起来逃跑。第二，大家组织起来，把自己熟悉的人凑在一起，推出个代表来，以便有事商量和联系。第三，要求大家听从统一指挥不要乱来，以免打草惊蛇出乱子。他们商量已定，便分头利用上厕所或向靠近的人进行宣传，在宣传中着重讲清这里的恶劣情况和出路。群众在绝望中听到他们这些宣传就象乾柴烈火一样，立刻燃烧起来。大家纷纷找他们想办法，趁此，他们便对大家说：“大家不要乱找，这样会暴露，把你们熟悉的人凑到一块，每堆推出一个人，以便有事联系。他们这个屋里的人大都是庆云、沧县、盐山、德州和天津几个地方的人，大家很快推出了五、六个领头的，通过这些人，把他们的想法转告大家，大家听了他们的办法，心里好象有了主心骨，进一步坚定了大家逃出去的信心。

在他们发动组织的同时，刘、范两同志又对劳工协会周围的地理、地形、如何逃跑的路线进行了解和研究。原来他

们所在的“劳工协会”是在塘沽的海河边上，东面是渤海，南面是海河，西面是塘沽于里，北面是一望无际的盐滩。这就是说冲出去后，东面和南面不能走，只有向西面和北面跑，但是西面的塘沽于里不能走，因塘沽地方很小，是个单片子于，没有迂迴的路，而且于里敌人统治很严，鬼子汉奸多如牛毛。可是从新港卡子门到塘沽于里尚有四、五华里的盐滩和荒地是可以利用的。北面的盐滩是逃跑的理想地方。但大家出去之后，不能只向北一方向跑，这样损失要大，可以向西和北两个方向散开跑，跑出敌人射程时，向西的人可再向北进入盐滩。这样把逃跑的路线定了。如何行动又进行了商量。首先是暴动时间，经研究定为夜间十二点，因为早了敌人尚未睡下，晚了逃出去跑不远天就亮了，容易被敌人发现抓回来。第二研究了如何行动。我们没有武器，只有砖头和木板，行动时靠近电灯的人用木板先把灯打灭，灯一灭靠门的人用砖头和木板把门岗打晕，更主要是多搜集木板，以便打电网和铺在电网上，好让大家冲过去。卡子门有机枪火力太强不能走，只有走电网。怎样出木板房也做了布置，靠窗的破窗走，靠门的破门走，绝不能乱，否则挤到一处都出不去。最后确定行动口令是由范自强发出三声咳嗽”，听到口令按照分工行事，由他们传下去。至此，暴动的准备就绪了。

这时，他们到这里已十来天，不能再托了，倘若船一到，想走也不行了。他们决定当夜行动。并通知大家夜里不要睡，注意听口令行动。

敌人怕“劳工”逃跑，夜间屋里的灯不准关，门也不准关。到夜间十二点钟敌人换岗了，范自强机警的看了一眼岗哨，感到不好，换上来了是短枪队，因为短枪队的子弹多，杀伤力大，而长枪队都是老毛子的水连珠，子弹很缺，每人

只有四、五发，这对大家威胁要小的多。范自强将这个情况向老刘汇报了。老刘当即决定今夜不行动，等明天夜里换上长枪队时再行动。

第二天群众情绪有些不稳，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的认为他们胆小不敢干了，有的还散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都得被打死，逮回来也得喂狼狗。这些议论太危险了，不但影响大家情绪，弄不好还会暴露，于是他们便分头对几个领头的说清未行动的原因，并进一步鼓励大家不要洩气。大家情绪稍稍安定后，老刘和范自强又简单的商量了一下，今晚无论如何要行动，让大家做好准备听口令。

夜深了，大家都睡下了，屋里屋外很静，真有点激战之前的沉闷。范自强的心情很沉重，几百上千人的生命就在这次行动了，搞好了大部分人就逃出了地狱，稍有疏乎，就要受损失。突然一阵风把门掩上了，他自己不能去开，换岗时若看不见，怎么发令呢？他立即想出了一个办法，装着睡迷糊的样子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哦，天都快亮了。”岗哨见了就骂他：“他妈的，睡迷糊啦，刚换岗就天亮啦，回去！”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回走。进屋将情况向刘建民作了汇报：十二点的岗才换过，是长枪队，这是个好机会，我们行动吧！老刘沉思了一会，最后下了决心：“好！行动！”范自强立即发出了一声咳嗽，只这一声，人们就象一个动作，唰的一声都起来了，还没等发出第二声咳嗽，一位天津的难友把灯打灭了，灯一灭，人们一声吼，分头从门窗冲了出去。负责收拾岗哨的人出门一看，那里还有岗哨，他们被人们的突然行动吓懵了，缩到很远的地方藏起来，无目的的放着枪，外边的敌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阵乱打枪，大家不顾一切地，呼喊着重往外冲，在混乱中，其他屋的难友听到喊声也

跟着冲出来一部分，跟在后面往外跑。

大家冲出屋便向西面的电网冲去，但西面电网的北侧就是卡子门，开始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暴动吓傻了，半天没打枪，就在这一瞬间人群已冲到房屋和电网的半路上，敌人清醒过来，雨点似的子弹朝人群打来，把冲在半路上的人压回来了。这时范自强和小王正架着刘建民从后面赶上来，刘建民一见返回来的人群急红了眼，他对范自强说：“你们不要管我，你和小王无论如何一定要带领大家冲出去，这个时机决不能错过，无论有多大危险也要冲，只能进，不能退，稍一迟疑就一个也出不去了！那就一个也活不了，打不死冲出去的就是胜利。快！快冲出去！”他们认为老刘说得有理，便眼含热泪，一声呼喊：“大家不要怕！跟我们冲出去，他们领先冲去，后面的人群也呼喊着想上去，一口气冲到电网前，大家用木板一阵狠打，电网被打开了一个大豁口，立刻又把木板扔在电网上，终于冲出了电网滚过壕沟，向西和北两个方向分散跑开，这时，他们回头看看，有些难友躺倒了，但大多数难友冲出了这座人间地狱。

范自强和小王带出了八、九个人，他们绕盐滩趁夜间到了天津转到解放区。此后，他们再没有见到刘建民同志。直到解放后两位老战友才又重逢，真是悲喜交加，原来他们冲出去之后，敌人追出去了，“劳工协会”里的枪声反倒安静了，老刘趁这个机会，他爬过电网，顺着一条土沟爬出来，迁到一位暴动出来的难友相互搀扶着绕盐滩回到河北三合县找到了党的关系。

据当时在劳工协会做木工活的杨宝文同志介绍：这次暴动共逃出一百一十四人，被鬼子机枪打死了七人。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

签订《塘沽协定》的前前后后

向 心 堂

一九三三年笔者由天津海河工程处转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供职，并与该会相终始。对签订《塘沽协定》前后一些内幕情况，尚能知其梗概，愿作回忆，聊供参考。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华北局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午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路轨，借辞进攻沈阳北大营，沈阳、长春、鞍山、抚顺等东北重要城市，三天之内全被占领。当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允许日本侵占我东北，并怂恿其进攻苏联。蒋介石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反而集中力量向共产党，红军进攻。自九月十八日开始，仅四个多月的时间，我国东北三省政权悉被摧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日本关东军伙同汉奸举行东三省最高行政会议，发表独立宣言，成立所谓“满洲国”。三月九日，由日本扶植的溥仪傀儡登场。九月十五日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从而日本实现了“征服满蒙”的愿望。

一九三二年秋，日军向我热边、榆关进犯，均未得逞，遂采取政治攻势，放出和谈烟幕。蒋介石密派曹汝霖常驻东京，与日本有关方面进行秘密和谈。这个留学日本出身的曹汝霖，是臭名昭著的亲日派。曹汝霖与日本密商决定的屈辱